

清明遐思

●张正旭

岁序流转至仲春与暮春之交，斗柄指丁，天地澄明通透。《岁时百问》云：“万物生长此时，皆清洁而明净，故谓之清明。”“清”是山泉涤尘，“明”是晨光破雾，这二字既是天地留白，亦是人心归处。

清明本是二十四节气中最富灵性的一节，历经千年融合，与寒食节相依相伴，将时序更迭与人间思念，拧成中国人心底最柔软也最庄重的情结。皖西大地的新生，都是对过往最温柔的回应。

清明之根，深扎春秋烟岚。晋公子重耳流亡时，介子推割股奉君，归隐绵山后遭火焚，遗书中“但愿主公常清明”泣尽丹心。文公悲痛下令禁火寒食，次年焦柳新芽萌发，赐名“清明柳”，将寒食节后一日定为清明。自此，清明成为人心标尺——清者自清，明者自明，守本心、持风骨的底色穿越千年未改。

岁月流转，插柳、踏青、祭扫渐成习俗。霍邱乡间视柳枝为介子推化身，悬于门楣、插于坟头，寄寓护佑家宅的心愿，藏着乡人朴素的敬畏。

于我而言，清明的底色是故乡霍邱的烟火与乡愁。这座淮河之畔的小城，把节气习俗揉进泥土、炊烟与滋味里。霍邱人祭扫不拘当日，老辈说“清明前十日，祭扫皆可宜”。风和日丽时，一家老小赴坟地，父辈扛锹提纸，孩童踏草相随，近坟地便自觉安静，这份敬畏刻进血脉。

坟前无繁文缛节，唯有质朴敬奉。大人铲草培土，垒起圆实坟头，谓之“包坟”，民谚云“清明不包坟，坟地无后人”。焚纸、低语、点炮、叩首，庄重肃穆，孩童亦学着行礼，天地间只剩风声与思念。抚一抔黄土，便懂生命轮回：人生天地间，皆有来处与归途。



坟前龙柏

●墨涵

日头空罩着，我的心情却是斜斜挂在天际，镀得远处的田埂一层昏黄。我揣着几株龙柏苗，穿过老村，沿后山土路，拨开杂树，往老坟的方向去。三个姐姐在前头领路，竹篮里的镰刀锄头撞出细碎的声响，像极了当年生母偷偷来看我时，踩在泥巴路上植木的动静。

懂地理的人说龙柏能镇风水，护佑后辈儿孙。在家的兄弟们听了这话，便也没反对我带苗来种。他们大概想不到，我揣着的哪里是趋吉避凶的心思，不过是想给地下的生母添点活气。这土堆连块像样的石碑都没有，更别说水泥浇筑了，乱石垒着黄土，经了这些年的风吹日晒，早已坑坑洼洼。听说兄弟姐妹为修坟的事争执了数回，终究没能达成一致。我这被送出去的儿子，在他们眼里大抵是嫁出去的女儿，自然没资格置喙，只能用这点微不足道的心思，聊作补偿。

记忆里的生母总是穿着打补丁的粗布衣裳，身形单薄。那年家里已有五个哥姐，日子过得捉襟见肘，她不得已才把我送给邻村的人家。她来过几次，小心地跟我这边的大人们讲话，接受着敷衍和村里的人指点和议论。我是怕养父母多心的，又听了这些议论，那时候心里是有恨的，每次都躲在屋里不肯出来见她。可听着她渐行渐远的脚步声，心里又空落落的，像被剜去了一块。

参加工作后，我也曾偷偷回过几趟老家。每次都是当天就走，隔着窗根看她在灶台前忙碌的身影，喉头总堵着些说不出的

途。生命虽短如草木，却因思念而绵长，因铭记而永恒。

老辈传下的规矩字字皆是敬畏：坟头土只增不减，祭扫必在上午、衣着素雅、不踩他人坟茔、纸钱焚尽方离去。这些口耳相传的道理，融入乡土血脉，教人慎终追远、谦卑向善。霍邱清明亦藏农耕智慧，“清明前后，种瓜点豆”等谚语，将天时与农事相连，增添了烟火温度。

若说祭扫是清明的庄重底色，蒿耙便是霍邱最暖的烟火滋味。清明时节，田埂上米蒿鲜嫩，母亲采蒿，拣净、春碎、淘洗，去尽苦涩。糯米与黏米按三七比例磨粉，拌入肥嫩腊肉丁煨出的油脂与蒿泥，上锅蒸制。出锅时碧绿软糯，清香扑鼻，一口下去尽是故乡气息。

身在异乡，煤气灶再便利也烧不出故乡柴火味，街头乡音叫卖“蒿子粑粑哟”，总能牵起游子归心。一口蒿耙，便是整个故乡的清明。

清明是节气，是节日，更是心灵修行——于生机中见希望，于追思中懂感恩，于烟火中守根脉。冯骥才说“传统不是过时的古董，而是活着的文化”。霍邱的清明正是如此，藏着乡土深情、人心敬畏与岁月哲思。

年年清明，我如期归乡。培土、焚纸、磕头，母亲在灶前蒸蒿耙，烟火与蒿香漫满小院。直到某日在老柳树下，看见一束无人署名的白梨花，又见邻家老人为孤坟培土献花，虔诚温柔。

那一刻忽然懂得：清明不是一家之念，而是乡人刻在骨里的善良，是中国人千年不变的温情——纪念先人，善待孤魂；缅怀过往，珍惜当下。捧着温热的蒿耙，熟悉的滋味在舌尖散开，原来清明最动人的，不是悲戚，而是在生死之间守住本心、传递善意，让思念有归处，让生命被温柔以待。

那束风中轻摇的梨花，便是清明最好的注解：心有澄澈，行有善意，念有归处，岁有安宁。

烟巷故思

清明：雨润初心，灯暖故思

雨落春山，苔痕染阶，又是一年清明至。

这是草木含章的节气，新绿缀满枝头，艾草携香破土，青团在蒸笼里氤氲出故园的暖；这更是慎终追远的时节，细雨如诉，牵起万千思念，墓碑前的低语、云端上的遥望，都在诉说着生者与逝者的深情羁绊。

本期专刊，恰是一纸承载思念的信笺。这里有踏青路上的故园回望，有青团里裹着的祖辈温情，有雨幕中对亲人的轻声呢喃——那些藏在岁月褶皱里的牵挂，那些未曾说尽的叮咛，都在文字里得以安放。

清明的雨，洗得净尘埃，洗不淡惦念；时光的风，吹得老岁月，吹不散深情。愿这些文字，能为你拂去心头的轻愁，也让你在追思中懂得珍惜：珍惜眼前的灯火可亲，珍惜心底的温暖回响。

愿春和景明，思念有依；愿万家安康，初心不忘。

——编者

春祭英魂，向阳而行

●张保泉

风传絮语

燕子来时新社，梨花落后清明。阴沉的天气，仿佛也在为逝者默哀，我带着孩子步行前往烈士陵园扫墓，沿途桐树花开正浓，清香伴着长眠的革命先烈，更添肃穆。

步入烈士陵园，庄严肃穆之感油然而生。几所学校正组织学生祭拜，一张张稚嫩的脸庞透着坚毅，“吾辈当自强”的誓言振聋发聩，我的心莫名悸动。学生们祭奠完毕，

我带着儿子在烈士纪念碑前深深鞠了三躬——我们今日的幸福生活，正是先烈们抛头颅、洒热血换来的，战火纷飞的年代与先烈的牺牲，绝不能忘。

烈士陵园就在我中学时代校园的后面。犹记当年，学校每年都会组织清明扫墓，我们穿梭在陵园中，读着墓碑上的光荣事迹，献上亲手折叠的花朵。这些年忙于工作与家庭，竟已记不清多久未曾再来，看着修葺一新的陵园与高大的英雄纪念碑，我满心欣慰，和儿子一同品读烈士事迹，那些名字背后，都是曾经鲜活

生命，他们虽逝，精神不朽。

儿子将提前做好的纸花与采来的小黄花放在碑前，虔诚地拭去墓碑浮尘。我相信此刻，孩子的心灵已然得到净化，感受到了烈士的大无畏精神，这是一场无声却深入人心的穿越时空的对话。

园内偶遇几位前来祭奠战友的参战老兵，他们把酒洒在墓碑前，将烟整齐摆放，认真擦拭着碑上的五星红旗，喃喃诉说：“战友啊，今天的祖国强大了，人民幸福了，你们可以放心了。”敬礼时，他们眼中的泪水清晰可见。一位老兵动情

清明扫墓，心灯长明

●乔志兵

雨寄乡思

晨光熹微，雾气轻纱般笼罩着沉睡的村庄，鸡鸣犬吠声中，我早早起床，换上整洁的衣裳，郑重地将香烛、纸钱和供品一一备好。清明时节的农村，天空时而乌云密布，时而阳光洒落，变幻莫测，生机与哀思交织，让人别有一番滋味。正如古诗所云：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”

父亲和我踏着泥泞的小路，向村北走去，去祭拜已离世多年的爷爷奶奶。小路两旁，嫩绿的麦苗，在微风中睡得安详，又似在诉说着“清明前后，种瓜点豆”。突然，天空飘起了细雨，轻轻洒落在我的脸上、身上。泥泞的小路变得更加难行，父亲递来一把黑色的雨伞，我小心翼翼地护着怀里的祭品。细雨顺着伞沿，滴滴落下，父亲和我并未因此停

下脚步，而是默默地前行。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芬芳和淡淡的雨意，我们跨过小水沟，来到了爷爷奶奶的墓地。

雨中的墓地，显得格外肃穆，墓碑上的字迹，在雨水的冲刷下愈发清晰。父亲低着头，用镰刀砍断坟头的杂草，又用铁锹为坟墓添上新土。他的眼泪在雨中悄然滑落，分不清是雨水，还是泪水。我打着伞，看着父亲俯下身子，点燃香烛，摆放供品，他轻声说道：“爹娘，儿子和孙子来看望二老。二老在天之灵，保佑我们家平平安安。”

我在田地头准备放鞭炮，父亲还在和爷爷奶奶说话。鞭炮声响起，浓雾中，似乎与天堂的爷爷奶奶，有了某种通联。父亲拿来化肥袋，让我跪在上面，我们虔诚地祭拜，三叩首、三下跪。父亲却执意跪在湿土上，我忙递过化肥袋，他却示意不用。父亲老了，风湿病一年比一年严重，我扶起父亲时，他的眼泪

又在不经意间落下，我递过手帕，他轻轻地擦拭泪水。

望着三炷香在小雨里冒着火星，烟气缭绕着墓地，父亲挥了挥手，一步三回头地向家的方向走去。祭拜完毕，天空突然放晴，阳光从云层中透出，洒落在墓地上。雨水后的阳光，形成一道美丽的彩虹。我收起雨伞，望着这美丽的风景，心中明白，这是祖先的庇佑，也预示着家庭的兴旺。

在清明的阳光下，父亲和我跨过小水沟，走进一片金黄色的油菜花海，油菜花铺展开来。油菜花的尽头，离家很近、很近……

此时，我想起儿时的童谣：“柳叶绿，桃花红，过了寒食是清明。煮鸡蛋，卷单饼，荡秋千放风筝。郊外春光美如画，全家老少去踏青。”清明不仅是祭祖的节日，更是踏青的好时光，也是生命轮回的见证，是家族情感的纽带，也是传统文化的传承。

一城繁花，一念清明

●余金荣

笑藏温情

清明未至，春色已深。泉州的春天，是被一场接一场的花事堆起来的。刺桐染街红，木棉举硕花，黄花风铃木摇明黄，官粉羊蹄甲铺粉云，不知名的花次第绽放，把古城的春炸得热烈。

杜牧笔下的清明多细雨，泉州的清明却常伴繁花，绵密胜过雨丝。初到泉州那年，我被学校那株刺桐惊艳——艳红似烧云，簇簇如小喇叭，难怪王十朋写下“忽惊火伞欲烧空”。彼时我初入闽南，听不懂闽南话，凡事全靠比画，心头总绷着弦。直到望见刺桐不顾不顾地盛放，忽然觉出这座城的包容：它不问来处，只管把最浓烈的暖意摊到你面前，让外乡人安心。此后年年，我都念着这棵树的安稳，春看花、夏看叶、秋看枝，等来年春风再催它轰轰烈烈绽放。

后来认得火焰木，橙红花盏挑

品，献菊花、焚香敬酒，轻声与先人拉家常。那一刻我忽然懂得，死亡并不可怕，真正的消逝是被彻底忘记，只要有人记住，逝者便在记忆里、血脉里。

《论语》云“慎终追远，民德归厚矣”，走得再远也不能忘来路。前阵子翻相册，见去年春日承天寺门口拍下的木棉——微雨里落在脚边，湿漉漉却红得发亮。花木本无言，我却把满心事借它们诉说：刺桐的热烈、火焰木的明朗、木棉的坦荡、羊蹄甲的温柔，都藏着生活的答案。

《岁时百问》说“万物此时生长，皆清洁明净，故为清明”。清明清的不只是天地，更是人心。扫去心头尘埃，擦亮模糊回忆，认真取再轻装前行。逝者已矣，生者当惜，不必沉溺过往，也切莫轻易遗忘。好好活着，便是最好的怀念——像泉州的春日一样，生生不息。

趁着天光正好，我约了同事，去田间采些鼠曲草，准备做几个清明果。



静园怀思 李荣鑫 摄

说道：“你们为祖国、人民献出了青春与生命，安息吧。”战火中战友间舍生忘死的情谊，活着的人从未忘记。

在陵园的时光里，我满心都是感动：感动于先烈舍生忘死的英勇，感召我们不忘初心、珍惜当下；感动于战友间的深厚情谊；更感动于孩子们的奋发图强。这样的活动，正是一堂行走的思政课，让孩子们明白，没有岁月静好，只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，从而懂得珍惜美好生活，用汗水铸青春、以担当赋未来。

走出陵园，巍巍松柏矗立，“吾辈当自强”的呼声仍在脑海回荡，令人热血澎湃。路边野花恣意绽放，无需再惧炮火；远处桃花艳艳，宛如烈士们灿烂的笑颜，凝望着这红红火火的幸福生活。

青艾忆旧

又是一年清明，细雨微微，“路上行人欲断魂”，高老师在这个时节离世，绵长的雨丝，恰似我对他无尽的思念。

虽对本科学校不甚满意，但高老师是我求学路上遇见的最有文采、最富热情、最挚爱教育的老师。想起他，第一节课的场景便清晰浮现。我的名字偏男性化，下课铃响时，高老师忽然问起名字的含义，我紧张得支支吾吾，生怕耽误大家时间。他却笑着鼓掌，带动全班为我解围，让我瞬间松了口气。

高老师的课从不乏味。明明是消费者心理学，为了吸引刚挣脱高中束缚的我们，他开篇便聊恋爱心理学，鲜活的话题让大家瞬间竖起耳朵、瞪大双眼。但他从不推崇早恋，曾在文章中写道：“你过早确立恋爱关系，是在腾飞的翅膀上拴了一根绳，本是有生命的鹰，却变成没有生命的风筝。”这般既育人又开明的模样，实属难得。

他讲课总爱cue同学们的名字，让课堂充满互动感。高老师精气神十足，身材魁梧，穿戴整齐，戴一副眼镜，脸颊时常泛红，走在校园里总能一眼被认出。我常撞见他与其他老师高谈阔论文学与教育，意气风发。每次相遇，我主动打招呼，他总会热情回应，还向身边人介绍：“这个学生很不错，认真又会写作！”

高老师性格豪迈，却有着坚毅底色。年轻时遭遇人际挫折，他以项羽的故事激励自己，在文中写道：“成功的人不是遭受打击最少，而是面对逆境奋起，不惧失败。即使没有成功的保证，也愿意接受挑战，人生低谷往往孕育命运转折。”后来，他更是将这份感悟融入笔墨，出版了《项羽十论》。

课堂上，他常分享自己的文章，写父亲的爱，也写对女儿的牵挂：“爸爸对我的爱以遗传的形式，演变为我对女儿的爱。”这让我想起“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，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”，高老师正是如此，将父亲的爱与师长的教诲，化作对我们的谆谆教导。

我与高老师因文学结缘，亦师亦友。泉州晚报举办“我最喜欢的老师”征文，我征询他的意见后提笔写下对他的敬意，文章发表后，他在评论区大方夸赞，还特意让我寄报纸留念。后来，他推荐我加入丰泽作协，让我结识了许多文朋诗友，甚至斩获文学奖项。如今想来，若他在世，定会为我由衷地欣慰。

可如今，那个鲜活的人终究不在了。我总懊悔大学时偶尔打瞌睡，错过了他不少精彩的讲课。清明的雨淅淅沥沥，混着青草的清香扑面而来，熟悉得如同他曾经的教导，亲切又绵密。

雨丝绵长，思念不绝。高老师的教诲早已刻进心底，我会带着这份期许，在文学路上、人生途中不断前行，不负他的厚爱与指引。

清明节的思念

●刘佳煌